



國勢  
宗封兵柄大臣

六

15  
1365  
7



門 15  
1365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之十

師服諫封桓叔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  
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

古今義論卷之十 國勢宗封

昭和十一年七月

古今言言卷之十一  
本既弱矣其能久乎。祭仲諫封叔段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叅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申無字諫楚子使棄疾爲蔡公曰吾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古今言言卷之十一

議封建

李斯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廷○尉○議○大○是○但○無○恩○太○甚○宗○封○之○法○總○不○外○賈○傅○  
衆○建○而○少○其○力○一○語○

朕○天○下○無○不○服○也○上○古○內○外○一○心○也○  
朕○甚○樂○然○外○敵○未○滅○而○文○華○成○其○普○濟○也○  
朕○以○此○之○前○立○論○于○朝○上○幸○精○故○皇○下○其○若○干○章○  
秦○丞○休○王○薛○著○言○謂○封○亦○難○燕○齊○限○以○數○不○為○置○王○

蕭桂叟 李洪

治安策論封建 賈誼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  
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  
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  
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  
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今○令○此○道○順○而○全○

古今言部卷之十  
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  
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  
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  
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  
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  
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天○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

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廼○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  
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  
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  
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

古今言論卷之十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肖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微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曹能始先生曰：諸侯王反者，朝廷處置之失宜，非無舊臣故耳，不在乎強與弱也。漢文近于道術故。



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比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借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比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內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

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比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諸侯間犬牙相臨乘隙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六代論

李谿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大抵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繇言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繇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庸于陵夷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

而非郡縣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爲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常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國爲已土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爲已思制若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養名故爲利圖物又以諸侯享茅土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爲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

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爲藩衛哉是知五等之制皆得擅權獨斷自立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叛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旣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灾耶假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且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補家國之急卽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

豈爲此耶。元首又懲秦之敗于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于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馬足賴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陞降黜陟，在于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繁。豈所以安上之國土哉。

封建論

桀宗元

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上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地，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子徒建空名于上，得非諸侯盛強，未大不掉之咎與。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

秦無叛  
吏雖懼  
于威實  
謂于權  
郡縣之  
得何疑

衛而為之守宰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  
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其人暴  
其威刑竭其貨賄負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  
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  
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都邑之  
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  
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  
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  
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  
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  
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  
下。轉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杆城然而  
降于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  
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  
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  
之輕重者有之。躅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

有之。天下垂盤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  
 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  
 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  
 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  
 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  
 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  
 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令  
 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  
 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  
 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  
 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  
 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  
 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  
 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  
 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

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

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斥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

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

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天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殉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

春秋譏世卿正此

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人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封建變為郡縣非自秦皇始也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當舜時固已用官吏制藩封矣秦置郡縣後難再易然宗封終參虞制非秦制也

曹能始先生曰湯武之誅桀紂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蓋不以天下為私故列國諸侯從之者推亡而固存如舊也豈如柳州之言資其克夏殷而不敢廢易者哉柳州一篇絕好議論此段取譏於先生無詞

收數目據各委官報收地向隸王府州衛并無册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州北至平簡城三百餘





荒熟不下二萬餘石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  
一員經收馬千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獸  
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孳牧等因臣惟國初並邊諸  
王多有羣牧蓋王皆握兵兵必資馬故其撥場以  
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  
諸數千里之外者今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遙設  
一所于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孳牧乃尚被數  
百以羣牧之虛名此于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  
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過四五百金至

于科差輕省禁網疎濶則為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  
其幾百千計也此于利害又不相權矣夫國家捐  
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  
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為虻蚶膏脂將以考牧而其實  
乃為逋逃淵藪此豈聖祖錫予之意又豈楚王  
節度之宜哉况臣觀海刺都地方接連諸虜密邇松  
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刺  
楚之制馭譏察甚難即今該鎮亦常為此地分布秋  
冬兩防然封域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

古今諸論卷之十一  
或不加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其束之必將  
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慮或易小之則有  
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墮內地俱摧  
當此之時豈惟楚保其虛名國家損其實利倘  
固原一陷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  
過計以爲該所收地不惟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  
以毋養後患在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兵餉以豫杜  
後憂者

按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  
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  
曹六科十三道諫臣皆執奏不可予武皇曰朕念  
親親其予之勿距大學士楊公廷和當草制念草  
制恐貽後虞不草恐忤帝怒遂引疾不視事學  
士蔣公冕亦繼去梁太傅文康公儲曰如皆引疾  
孰與事君武皇促制公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  
令此土弗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爲不軌將不利宗社今王祈  
請篤朕念親親其予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

人母多畜士馬母聽狂人誘為不軌震及邊方危  
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  
忽○武○皇○覽○制○驚○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  
力○決○於○此○數○詞○而○已○

宗藩議

申時行

夫衆建支庶以屏王室大業使食租衣稅世世勿絕  
大恩也載在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令更制易則  
有紛紛亂約束之譏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  
忍而坐視則蠹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緝則  
苟幸旦夕不救衡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為破盈  
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  
後世之難且千百此矣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  
天子其患在强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

子弟莫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為列侯侯之庶子  
 絕無爵土有去而為民者有為民而復仕于朝者自  
 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  
 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  
 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葉之後騷然煩費矣其後辨  
 親疎之等明甄序之法袒免以下不復賜名敦宗之  
 院散居郡邑故宋雖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其救弊早  
 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  
 則必殺茲非其明驗耶

高皇帝神武開基利建宗子以疆本朝明惇睦之誼  
 以先天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  
 二百餘年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  
 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  
 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  
 窮也故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  
 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斂非減而  
 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為灾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  
 休時財力亦甚誦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

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  
 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綱亦少密。業已困矣。而有  
 司奉行條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搖手觸禁。資身無策。  
 則宗室亦極病已。愚以為。祖訓至嚴而善推。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  
 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  
 賜予甚盛。不數歲而裁為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  
 代肅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于海內。莫親  
 于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為寧儉宗室而  
 仁人之  
 言

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也。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  
 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既富貴之矣。猶不絕  
 其仕進者。所以興其善行。而消其怙侈。使外有親賢  
 之重。而內有亡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情孰不欲生全。而惡危亡。趨富  
 厚而逃貧困。然今予之虛名。而奪之實惠。則三尺童  
 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有請試官自效者。有請  
 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至拙體也。  
 猶願為之。彼擁有爵之虛名。而棄資生之實惠。其情

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情可體也。其當議者有三。以正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爲之限制。而能世世無弊者也。古者五世袒免。六世而親屬絕。至于祖宗之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迭毀。今已絕之。屬猶儕于五服之親。則無等也。忍于親盡之祖。而不忍于親盡之子孫。則舛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而爲之限制。如親王世及矣。其爲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

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大抵以位尊卑爲之多寡。以世親疎爲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此封爵之當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於朝。非絕之也。庶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既限以封爵。則絕封之始。宜人予之貲賦之閒田。以爲永業。令家自爲養。而盡弛出城諸禁。其材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

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持以寮吏。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效。顧不可乎。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爲節。而法所以爲懲。今疏庶人有給。已猶無罪也。至罪黜而猶給之。與詔祿無別。非所以爲懲也。自郡主至鄉君。有祿已猶同姓也。至諸儀賓。得聯姻王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所以爲節也。愚以爲諸降庶人者。宜皆與絕。封庶人同法。郡主視郡王之限。縣主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皆量給。婚資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省。此恩數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蠹耗之原。紓待哺之困。上無失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大較若此矣。

病民病宗室。此二病者。王弼州已痛言之。而措處周詳。未有過文定公所條三策之最善者也。其曰寧儉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似非宗人所喜。孰知此語正所以爲宗室計。萬年之安乎。



喜○與○味○此○精○五○刑○以○為○宗○室○情○萬○年○之○安○平○  
寧○宗○室○而○不○可○以○其○國○情○與○其○以○非○宗○人○也○  
周○籍○未○有○豈○文○安○公○刑○紘○三○策○之○最○善○者○也○其○曰○  
諫○只○諫○宗○室○也○二○諫○皆○王○食○也○已○諫○言○之○而○辭○與○  
之○部○大○効○若○此○矣○  
并○謂○之○困○土○無○夫○之○聖○師○之○至○意○而○不○能○斷○乎○宗○室○  
當○此○恩○嫌○之○當○鑑○昔○也○豈○具○限○可○以○盡○盡○其○之○恩○哉○

樂豫諫去群公子

左傳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  
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  
貳○若○之○何○去○之○不○聽○楊○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古義論卷之十 國勢 十日

夫古之所謂夫不顯其美之效率國人以克公  
昔也夫不其其國之財之財以給其財也夫財  
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夫財之財也

請瑞王婚禮疏

董應舉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曲體親心。國家之禍多繇于  
倫理失敘。臣伏觀皇上之于皇太后哀痛悲思  
歷歲踰時心不改慕外與天下臣民姑從以日易月  
之規內持服制至久不渝此從古帝王所未有也  
皇上之孝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顧臣念之皇太  
后之愛子孫欲其本支百世麟趾蕃昌至明也。皇  
太后之望陛下亦欲其一視諸王早遂室家以開  
千世萬世之祥至殷也。今陛下于福王則愛不以

道繹騷三省而不顧于瑞王惠王桂王則婚不以時  
或踰期而不選或年至二十五而不能有其一室豈  
皇太后意哉若以內庭守制嘉禮可緩則諸王之服  
制至二月而已滿矣若于外間所疑陛下不欲  
諸王與福王比然亦何至乖其室家之常願頓令懸  
殊如此乎且婚姻時則生育遂支庶蕃則磐石固庶  
民之子未有二十不婚者人皆欲子孫之多陛下  
似欲子孫之少人皆羨帝王之子孫諸王親爲陛下  
下子而室家之願不及庶人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夫人年及則欲竇易開情鬱則疾病易感况諸王生  
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無師傅以牖其心無詩  
書以移其意而年過婚期鬱而不遂萬一護視不謹  
或有纖芥之過上聞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卽不然  
鬱而成疾感而傷心陛下骨肉天性獨能忽然而  
已乎臣觀從古國家禍亂惟闕于倫常者不救寵之  
過隆與待之過薄者皆有不可言之禍願陛下少  
垂聖思皇太后愛子受孫之心思人情室家咸  
有之願蚤爲瑞王成婚爲惠王桂王選婚用肇福祥

古今議言卷十一  
約制福府員役無騷四方以增過舉則倫理正而咎  
患消子孫千億大皇上之福且與天地並無窮矣  
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皆有不可言之禍此最識  
微之論故特采樂豫及此篇以救裁抑之過云

卷之十

古今議論叅卷十一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宿衛

鄭伯謙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  
于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于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  
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  
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  
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于司馬司隸之隸何以

掌于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于太宰而散于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于太宰耳必散于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于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勢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較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衛王宮

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較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較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効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効宋朝有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耳。故嘗因是而攷之。凡周人宿衛之制。莫不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爲惡。以亂中宮之政令。宮正均外

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與備王之顧問應對者。無非直諫多聞之士。其餘凡係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于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

而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戈。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道藝猶未。有媿于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猶有古意。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于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

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効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于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反隸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于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入較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于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較士。

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官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攸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于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履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官正官伯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不可以無司隸有官正官伯與夫虎賁司

隸之屬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統之  
兵法兵制六韜周禮絕稱敵手



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 然○兵○武○兵○備○六○師○周○顛○錄○蘇○嫡○毛... 蘇○文○圖○又○不○可○以○無○大○宰○以○兼○錄○文...

宿衛 宋史

昔太祖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

即從太祖想出來

臣亦不憂其叛然熟視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繇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即從自家想出來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于是以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張彥徽為

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宿衛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于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

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  
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  
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  
矣唐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  
討處置等使翰林院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  
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  
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  
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  
聞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宋神宗元豐中

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  
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  
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  
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  
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先是景祐中西鄙用兵大  
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公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陳竇之禍皆謀之不足也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于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因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于軍鎮城戍之兵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此其為藩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矣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于衛將軍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

藩鎮

武德高祖 聖德乾元俱肅宗

于衛將軍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

河北一道則折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折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促曰城曰鎮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湯鞞鼓掃境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建封而為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議者料其必交爭太宗何不鑑其覆轍

耶故曰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為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既平蓬宇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綦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成肱髀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羗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瀛而變狀已不在它時何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

古今言論卷十一  
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  
逸帥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  
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  
在下。馬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走一介之  
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可爲哉。士卒得  
以陵偏俾。偏俾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  
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  
不出于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于漢  
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

禍見于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  
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點虜耳。重歛虐民。亦何  
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  
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加平章。增以雁門之封。重  
以天雄之號。州爲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以過乎。  
頓亦一點虜耳。黠貨淫刑。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  
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徇。既奏元洪流。端州矣。而  
復請輕之。改爲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  
悔之。留爲判官。其縱之不以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

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繇代德姑息之過也至憲宗削平諸藩方有泰阿出匣之狀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極之何不可者而乃給之以賞○貫○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于假王之時而生于雲夢之偽遊竇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

可以使人之說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終始也



世宗定都... 宣慰河北... 不舉賞流之遠... 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 三百羊昧錄... 世宗定都... 宣慰河北... 不舉賞流之遠... 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 三百羊昧錄... 世宗定都... 宣慰河北... 不舉賞流之遠... 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 三百羊昧錄...

藩鎮 曾承芳

立國之道莫先懷根本之慮。明輕重之權。決制置之機。不得其慮。則因循。或至於養禍。不得其權。則倒持。或至於生災。不得其機。則偏廢。或至於釀亂。若此者。是非所以抑奪。強大削平。僭亂統一。內外維持。上下也。明主則深根固本。有慮居重。馭輕有權。制服處置。有機。慮發於未萌。權抑於方動。機裁於既發。是以防微杜漸。傷大尚難。釁孽不作。而專恣無繇也。愚讀唐紀。嘗美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而府兵之制。遂為

一代良法今觀其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在京師者殆五百則所以明輕重者至矣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所以固根本者至矣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天下無事則放兵居內則所以一制置者至矣迨府兵法壞而藩鎮之禍遂與唐終始焉考之開元十道置使遍於邊陲而國家無強大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祿山有肆掠之漸傳及至德則將帥節鉞徇之行伍不問賢否惟其所請河東得以殺

開元玄  
宗  
至德肅  
宗

鄧景仙而立辛雲京也絳州得以殺李國禎而推王元振也行營得以殺荔非而推白孝德也李懷玉得以殺王志玄之子而推侯希逸也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興元嗣之則李希烈得以自帝田悅朱滔李納王武俊得以自王掌握在手一不如志則相顧而起傳及長慶則朱克融縱於盧龍王庭湊擅於魏博史憲誠擅於成德方命自立天子若綴旒然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懿德嗣之則李昌國自稱大同節度王建自稱西川留後董昌自補於石鏡李克

興元德  
宗  
長慶穆  
宗  
懿德  
宗

昭宗  
昭宣帝  
昭宣仍  
用昭宗  
天祐年  
號

永徽高  
宗  
景雲唐  
宗  
貞觀太  
宗  
廣德代  
宗

用專殺乎文楚。嗣是昭宣則號靖難者王行瑜而殺  
丞相李谿者亦行瑜稱爵岐者李茂貞而迫犯京師  
者亦茂貞表幸鳳翔者朱全忠而授手於蔣玄暉者  
亦全忠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積弱之後將推  
之大壞極亂而無所紀極矣然而踪跡未敗之先豈  
無可制之端吾觀永徽之初名雖殺而職未加重景  
雲之際權雖專而勢猶可反開元之前文武迭用官  
無久任職無遙授權無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是  
藩鎮之可制者一也廣德之時安定割平河北賓服

子儀一用諸侯奉法是藩鎮之可制者二也德宗初  
政慷慨發憤罷却貢獻淄青感動頒賜錢帛正已羞  
服太平之治將謂可見是藩鎮之可制者三也憲宗  
卽位平劉闢於西川平李錡於鎮海楊惠據夏州則  
平之吳元濟擅淮蔡則平之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  
以陰景獻李師道以沂密海獻烏重胤之在橫海又  
以支郡屬刺史是藩鎮之可制者四也武宗用德裕  
之言遣重臣往諭河朔命以出兵靡以厚賞王元達  
何弘敬張仲誠之鎮素稱跋扈者激厲爭進李回宣

古今言言卷十一  
慰。繫。韃。郊。迎。卒。受。澤。潞。之。勳。是。藩。鎮。之。可。制。者。五。也。  
顧。慮。多。因。循。權。多。倒。持。機。多。偏。廢。有。可。制。之。端。而。無。  
能。制。之。人。都。督。帶。使。持。節。一。壞。於。姚。河。劉。仁。軌。節。度。  
授。鉞。置。使。再。壞。於。幽。州。薛。訥。此。則。高。睿。二。君。之。首。釁。  
也。玄。宗。不。守。初。志。募。曠。騎。於。宿。衛。置。長。征。於。邊。境。蕭。  
嵩。牛。仙。客。不。勝。其。寵。而。選。授。以。啓。蓋。嘉。運。王。忠。嗣。不。  
勝。其。愛。而。兼。領。以。設。祿。兒。倡。亂。河。北。不。支。此。則。玄。宗。  
不。能。深。根。固。本。以。養。迥。也。安。史。既。誅。爲。代。宗。者。宜。解。  
罷。節。度。收。掌。兵。權。矣。乃。苟。冀。無。事。懷。仙。承。嗣。薛。嵩。分。

鎮。諸。州。僕。固。懷。恩。得。以。意。而。授。節。鉞。養。寇。自。封。河。北。  
再。失。此。則。代。宗。不。能。居。重。馭。輕。以。生。災。也。淮。朔。既。誅。  
爲。穆。宗。者。宜。瓜。分。其。地。以。恢。舊。宇。矣。乃。謂。天。下。已。平。  
從。蕭。俛。之。請。卽。銷。兵。棄。甲。溺。於。宴。安。而。崔。實。杜。元。穎。  
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克。融。之。亂。河。北。三。失。雖。有。武。  
宗。明。聖。無。補。僖。昭。之。不。道。此。則。穆。宗。不。能。制。服。處。置。  
以。釀。亂。也。况。謀。臣。策。士。披。露。讜。諤。指。陳。時。弊。類。多。可。  
用。在。安。史。未。叛。時。則。有。張。九。齡。之。諫。仙。客。批。祿。山。也。  
而。張。說。林。甫。募。長。兵。杜。邊。障。之。說。已。入。矣。在。安。史。既。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誅時。則有郭子儀力請罷兵。切陳蕃將也。而僕固父子分黨自固之說。已先行矣。在河北再失時。則有李泌府兵之議。陸贄關中之說也。而姚令言朱泚之禍。已慘矣。在河北三失時。則有裴晉公之處置。李德裕之草詔也。而河北之變。已深矣。太阿倒持。威令不振。乃使胥腕下僚者。自作罪言。原作十六衛。悲夫。雖然。同此藩鎮也。盧杞相。則河北再禍。德裕相。則三鎮從命。崔佑甫進。則淄青悔恨。蕭俛用。則劉從諫益驕。是蓋視將相為輕重。腹心之任。較之河北之寇。不同也。

唐之藩鎮。與唐終始。予唐者。豈藩鎮哉。甘露之變。與則師尹失權。擊毬之禍。起則元首弗尊。開州之駕。行則腹心無寄。牛李之朋。分則羣僚首禍。朝廷之內。可憂何限。而何暇於藩鎮哉。是以推本而論之。人皆曰。開元十三年。命將從宿衛。為亂之始。吾則曰。開元二十四年。用李林甫為亂之始。人皆曰。天寶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為亂之階。吾則曰。開元二年。以高力士為右監。為亂之階。智者觀事。未見自知所從來之漸云。

山兼黃○前○與○為○備○之○習○吾○限○日○開○示○二○年○以○高○成○  
十○四○年○用○李○林○甫○為○備○之○故○人○昔○日○天○寶○三○藩○以○新○  
關○示○計○三○年○命○孫○資○為○備○之○故○吾○限○日○開○示○二○  
憂○何○別○而○何○如○故○蕃○難○若○是○以○非○本○而○論○之○人○皆○曰○  
限○難○心○無○密○半○李○之○限○亦○限○軍○前○首○臨○陣○或○之○內○何○  
限○補○兵○夫○難○準○得○之○師○故○限○示○前○華○開○限○之○難○示○  
惠○之○蕃○難○與○與○孫○故○行○專○策○登○蕃○難○此○北○魏○之○變○與○

大益論唐宋末季之兵百里外率為章類潢圖書編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  
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  
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  
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  
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  
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  
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  
竊據一方而唐之上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

此大病在

擅于將將擅于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  
 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  
 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四海內暨再傳則兵  
 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  
 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  
 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于河北援京  
 城則潰于京城于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  
 安于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  
 大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

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  
 也張韓劉岳之徒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  
 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  
 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  
 貴之于漢口賈似道之于魯港皆以數十萬眾不戰  
 自潰于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  
 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  
 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  
 軍國之敗總姑息苟且四字盡之

古今諸論卷十一 國勢 去







千古亂原

身赴  
場事勢  
可知

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瑣○瑣○姻○亞○則○無○靡○仕○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  
 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  
 既○憚○如○相○疇○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尹○氏○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

卿是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  
 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  
 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  
 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



蘇人註  
歸未  
口却  
得根原

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宜○侯○多○藏○不○慙○遺  
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黽○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  
背○憎○職○競○繇○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美○我○獨  
居○憂○人○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  
此○四○章○首○句○說○皇○父○卿○士○結○以○艷○妻○煽○方○處○蓋○古○今  
大○臣○為○奸○未○有○不○憑○內○寵○為○主○針○者○也○戰○國○策○客  
諫○趙○王○親○建○信○君○曰○王○知○所○謂○桑○雍○乎○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  
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  
于○外○矣○故○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備○其○所○憎○而  
禍○在○于○所○愛



古今言部卷一  
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  
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  
闔閭。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  
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  
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  
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  
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  
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  
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

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  
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  
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  
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  
而不知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也。或曰。  
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  
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  
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  
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

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不○爲○寒○心○  
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  
孝○文○武○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  
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  
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  
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狩○  
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拍○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  
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

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聖○人○之○  
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  
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  
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  
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若○太○祖○用○趙○中○令○也○得○  
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  
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  
殺○人○而○後○可○也○

生人殺人桐宮伊尹負扆周公可饒爲之柳子與

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三代以下為伊周之事者多。而有其志者少。即本朝名德勛庸不乏。而胡惟庸以後。如分宜江陵間有之。愚是以特采尹氏皇父等用章鑒戒。而不敢易舉伊周也。

論霍光

丘濬

君元首也。宰相則君之股肱一體也。人君平時則賴以佐治。輔德不幸而主少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萬世不易之經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主威權已出之日。猶之可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宰相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持國柄。世世不易。以至于潛移國祚。其禍蓋兆于此歟。



千○者○外○國○種○其○國○蓋○共○千○此○與  
自○長○以○對○大○后○謂○大○機○事○不○長○以○至  
之○弱○受○其○時○機○也○主○一○時○委○之○危○且○宰○臣○曾○不○與○聞  
而○日○然○并○入○主○奴○對○日○出○之○日○餘○之○下○也○一○旦○而○西  
世○不○長○之○際○也○黃○自○五○帝○以○對○難○結○丞○臣○封○裝○空○各  
以○對○試○辭○辭○不○幸○而○主○少○國○缺○限○難○以○齊○命○并○亦○高  
其○示○首○也○幸○時○限○甚○之○難○如○一○豎○也○人○豈○平○報○限○難

論晉代

五 款

奏楊素疏

劉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  
黨○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  
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佞○士○有○漸○而○來  
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篡○之○于○易○世○卒○歿○漢○祀○終○傾  
晉○祚○使○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  
也○

出  
晉。孫。贛。對。于。昔。以。素。為。河。濟。引。恐。其。少。未。必。收。功。也。  
王。恭。賚。文。于。蘇。羊。西。支。墓。文。于。吳。州。卒。令。戴。厥。孫。爾。  
何。息。圖。四。寇。淋。真。必。為。師。故。夫。我。引。對。士。亦。漸。而。來。  
蕭。祖。計。劫。步。賤。知。于。弟。亦。假。兼。附。喪。深。天。下。無。事。自。  
歸。其。主。對。陳。謝。素。幸。數。命。重。難。轉。日。劉。祖。母。昔。非。忠。

奏謝素

陽池

劫嚴嵩借逆十大罪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  
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  
者。賊。嵩。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嘗。劾。之。矣。臣今。再。  
以。賊。嵩。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  
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  
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  
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後。代。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

古今言論卷之十一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章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事無大小。惟嵩主張。或多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擅票本之權。遂竊威福之具。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

于我。故票本罷之也。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也。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賊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

古今讀詩卷十一  
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盡聖  
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  
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  
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  
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  
上今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于世蕃代票  
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  
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先知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  
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先  
自貪冒軍功將欲其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  
侄歐陽必進爲兩廣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  
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  
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奏捷功陸所鎮撫又冒瓊  
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今次  
孫嚴嵩襲替嵩又告并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  
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夫效忠嚴嵩皆世蕃子也隨仕

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  
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曷濫錦衣衛官爵。是嵩既  
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  
遷其私黨。此曷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  
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  
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  
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  
兵部。薦爲大將。及鸞曷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  
陞官。廕子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

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  
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  
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  
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  
正好與之血戰。大一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  
于嵩。嵩宜力主剿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  
憂。可也。乃口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  
此處敗劫。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  
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此誤。國家之軍機。七

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事，私則凡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善類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

古○人○謂○言○者○  
百○姓○多○至○流○離○而○此○方○之○人○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  
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  
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  
天○下○之○治○亂○自○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  
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蹶○而○亦○薦○用○犇○競○疎○  
拙○者○雖○廉○如○伯○夷○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  
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犇○走○者○以○  
爲○練○事○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

以○皆○尚○乎○諛○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  
罪○昭○人○耳○目○以○嵩○皇○上○之○聰○明○若○罔○聞○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皆○出○于○至○誠○賊○嵩○事○其○皇○上○之○奸○  
又○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  
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臣皇○上○  
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一○切○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故○皇○上○宮○中○一○言○  
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戲○之○聲○遊○觀○燕○樂○之○爲○以○  
及○臣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逢○迎○之○巧○

古今言部卷十二  
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  
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塞天下  
之言語。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  
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事少有干於嵩者。  
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  
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  
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旣內外  
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

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結  
親。雖有忠直之人。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  
豈忍緝訪發露。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  
其奸三也。厥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  
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  
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  
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悞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  
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  
罪。而不言言之。而亦不真。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



古今詩話卷十一  
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啜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以故科道諸臣。寧悉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連路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

五奸以彌縫之。識破五奸。則其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從吏。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深知。宜深詆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懼。嵩之毒。凡事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于皇上。不可謂不負矣。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嵩之顯惡。一若不能知。又若不能去。者。此不過姑曲全大臣體面。以待彼之自壞耳。不知嵩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割愛一賊。

臣顧恐百萬蒼生之塗炭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不除哉。篇中如賊嵩誤丁汝夔大辟等事。稍從纂摘。議者病之。愚竊以汝夔不拚身殺賊。乃問計于嵩。即便當斬。而賊嵩忍于誤國。誤君。又何有汝夔碌碌一賊臣也。凡如此類。愚固爭其重輕耳。

